

退役军人沈原平守护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4载——

密林深处的“熊猫卫士”

■陈锡涛 李 恒 本报记者 杨明月

★ 人物·老兵出镜

进入夏季,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卧龙保护区”)迎来一年中气候最舒适的季节——雨季尚未到来,气候温暖湿润,高山杜鹃花竞相开放,将原始森林点缀得五彩斑斓。倏忽而至的阵雨,让雨后的山林更显清新苍翠。

早上7点多,按照巡逻工作安排,汶川县卧龙镇林业工作站站长、巡山护林队队长沈原平,带着11名巡护队员,向深山密林的更深处行进。一路上,他们既要注意有没有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还要留心有没有非法盗猎者的踪迹。

从护林员到林业工作站站长,沈原平已在卧龙保护区守护了14年。这些年,他每年有近一半时间在山林间穿梭:巡山、护林、制止盗猎、救援游客……对于从小在卧龙长大,从军后又回到故乡的沈原平而言,这是一片他要用生命去捍卫的家园。

“能够在退伍后
还穿上迷彩,我已经
心满意足了”

“队长,你在山里这么多年,碰到过什么特别的事没有?”

午饭时间,大家找了一块平整的地方席地而坐,一边吃干粮一边闲聊。队里有几名刚加入的新队员,对巡护工作充满新鲜感,言谈间目光不时落在沈原平身上,满是好奇。

“最特别的,就是这一身伤吧……”沈原平掀起裤腿。遍布疤痕的双腿上,既有军旅生涯的“勋章”,也有这些年巡山护林留下的伤痕。

“最严重的伤,是在部队当侦察兵时练得太狠,以至于左腿骨折,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再就是右腿这个疤……”沈原平腿上的每一处伤疤,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2024年,沈原平在巡山时不小心踏到一块大石板,险些摔下悬崖。这次意外造成他的右腿膝关节后交叉韧带断裂,医生要求他卧床6个月,但沈原平只休息了3个月就坚持重返岗位。

“医生说,这是陈旧性损伤,主要是路走得太多,韧带损伤严重,所以摔一下就撕裂了。”沈原平说,当时幸好有棵树挡了一下,要不然可能摔得更严重,“可林业站人手紧缺,工作不能断档,巡护不能缺位,伤好得差不多我就歇不住了。”

在原始森林巡护行走,每一步几乎都与危险相伴。作为一名曾经的侦察兵,在沈原平看来,2年军旅生涯给他的,既有一次次在密林间昼夜前行的勇气,也有守护家园的担当。

2003年,20岁的沈原平报名参军。得益于自幼在山林间穿梭练就的强健体魄,以及那股不怕苦累、坚韧毅力,沈原平入伍后在部队表现优异,获评优秀士兵等荣誉。

2005年退役后,沈原平在沿海城市打拼闯荡。由于父母年迈,2012年沈原平回到家乡。听说卧龙镇招护林员,他毫不犹豫报了名。当过侦察兵的经历,让沈原平“脱颖而出”,顺利被录取。

巡山护林这些年,沈原平受过不少伤,吃过很多苦。每当低头看到自己的一身迷彩,他都会想起当侦察兵的日日夜夜。

“能够在退伍后还穿上迷彩,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沈原平说。

“巡山护林和站岗巡逻一样,眼睛都要亮,脚步都得勤”

2012年7月,刚成为护林员不久的沈原平第一次参加巡护,跟随大家前往“五一棚”。“五一棚”地处卧龙保护区核心区域,海拔约2520米,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测站。

一路上,大家既要留心观察并记录大熊猫的活动轨迹,还要注意是否有违规放养牛羊或下套捕杀野生动物等破坏生态的行为。他们在密林中穿行,头顶乌云如浓墨般翻滚。“我们一直弓着腰走啊走,不知道走了多久。”沈原平和队友们发现,向导迷了路,大家走了一圈又回到原地。

“站长,还要在林子里走多远啊?”沈原平向带队的时任林业工作站站长周启富。周启富也是名退役军人,沈原平感到和他很亲近。

“原平,沉住气,别慌。”周启富告诉沈原平,在卧龙深山里迷路很正常,“巡山不能光盯着脚下的路,要看山形、水沟,认准显眼的标志,这是咱们护林员的路标。”

“那次迷路给我印象最深,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着做巡护记录,学习监测技能。”沈原平说,虽然卧龙的高山峡谷他之前也走过一些,但想要记住几百平方公里的各种地貌,必须学着做数据,看点位,知道“哪有水源、哪里有兽迹”。

“守山护林凭的不是一腔热血,而是细心、耐心和踏实。只有走好每一步山路、做好每一次巡护,才能真正守好



这片林子。”沈原平说。

2018年,卧龙镇巡山护林队正式成立,周启富担任队长。4年后,周启富退休,沈原平从他手中接过队长的重担。周启富嘱咐他说:“原平,我们都当过兵,巡山护林和站岗巡逻一样,眼睛都要亮,脚步都得勤。在岗位上盯的是风吹草动,在山里头盯的是火情险情,都是不能打盹的活儿。”

在有关部门指导下,沈原平将民兵应急分队、巡山护林队和扑火队进行整合,凭借部队培养的过硬军事素质和作风,将巡逻队伍训练成守护绿水青山的“森林卫兵”。

2018年,在四川大熊猫国际生态旅游节暨第三届汶川(卧龙)大熊猫节上,沈原平获评“熊猫卫士”。“守山的日子枯燥、辛苦,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光鲜的名头,更多的是一份认可,让我在巡山护林时愈发觉得责任重大,丝毫懈怠不得。”沈原平感慨地说。

在沈原平带动下,几年前退役军人李伟也加入巡护队,跟随沈原平参加过多次巡山任务。近年来,伴随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卧龙当地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开了家烧烤店的李伟,每逢旅游旺季都能赚不少钱。可他还是愿意跟着沈原平去巡山,每次一走就是好几天。“巡山护林,既是用实际行动守好自己的家园,也是作为退役军人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所在。”李伟说。

“我们守护这片土地,就是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

卧龙这片原始森林,如同一座“绿色迷宫”,充满着未知和危险。尽管保护区内设立了醒目的界桩、警示牌,但仍有不少户外爱好者抱有侥幸心理,违规穿越禁游区域。每当接到求救信息,沈原平和队员们总是立刻前往事发地,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开展救援。

曾经在军营里练就的本事,一次次在沈原平的救援过程中派上用场。一次,他们在救援时要翻越一座小山坳,如果绕道翻过去,可能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沈原平想到自己在部队时学的搭“人梯”方法:大家用脚踩肩托的方式,手拉手,人叠人搭起一座“人梯”,依次翻过山坳。

2019年8月20日凌晨,卧龙地区普降暴雨,水利、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接到群众求助电话后,沈原平和民兵应急分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将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为了救助一名落水者,沈原平把自己绑在挖掘机吊臂上,冒着生命危险将其救出。

“现在想想肯定是后怕,但生死关头

想不得那么多,该上就得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沈原平言语间没有一丝犹豫。被问及巡山护林和参加救援活动时,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什么,沈原平想了想说:“说不出是哪一次,因为危险的次数太多了。”

沈原平说,以前巡山,背着大口袋,装着厚棉被、记录本、干粮和手电筒。如今装备“升级换代”,棉被换成了睡袋,口袋换成了背包,还有了电子地图和卫星导航的帮助。但在沈原平看来,先进科技还替代不了人工巡山:“这里山高林密,很多地方没有网络覆盖,不少灌木丛林地无人机无法下降,所以必须走到实地才能确认真实情况。”

“卧龙保护区不仅是熊猫的家园,也是雪豹、川金丝猴、四川羚牛等190余种珍稀动植物的家园。我们守护这片土地,就是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沈原平说,“这些年,我们明显感到植被越来越多,山林间偶遇野生动物的机会越来越多。虽然每次执行巡护任务很累也很危险,但看到野生动物的家园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图①:5月18日,沈原平(右三)组织汶川县卧龙镇民兵应急排开展拉动力训练。

图②:2017年10月8日,沈原平(前)在救援过程中背群众下山。

刘汉民摄
图③:2024年6月9日,沈原平巡山途中,观察大熊猫的主要食物——冷箭竹幼苗的生长情况。

苏晓红摄
制图/唐 硕

动态·一线传真

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

高龄老兵有了『家庭帮办员』

本报讯 吴兆成报道:“我年岁大了行动不便,无论社保年审还是琐事跑腿都有点犯怵。如今‘家庭帮办员’又是上门帮我打扫卫生,又是替我跑腿办事,真是方便多了。”对于退役军人志愿者、“家庭帮办员”张志忠提供的贴心服务,78岁伤残老兵邓立军内心感到十分温暖。

邓立军家住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汤河镇。2025年春节慰问期间,弓长岭区军地部门工作人员了解到,部分老兵年事已高,子女在外地生活,身边缺乏照料,居家保洁、生活采买、水电代缴、政务办理等日常琐事,成为晚年生活的现实困扰。为此,该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联动人武部、街道社区通过全域拉网式摸排,为辖区退役老兵建立专属档案台账,筛选出79名高龄体弱、行动不便的重点帮扶对象。

2025年3月起,该区整合社区网格员、退役军人志愿者等120余人,组建“家庭帮办员”队伍。帮办队伍实行“一位老兵、多人帮扶”的工作机制,定期为重点帮扶对象开展居所清扫、物资代购、医药采买、就医陪诊等服务,代办社保年审、医保报销、证件办理等事项。

为确保服务效能,该区建立老兵服务三级响应机制:一级响应保障日常生活起居;二级响应对独居老兵保持常态化联络值守;三级响应开通应急绿色通道,遇紧急情况,联动医疗、民政部门快速处置。

截至目前,“家庭帮办员”队伍累计为辖区重点帮扶老兵解决生活照料、买药就医、跑腿代办等难题近200个。据了解,该区将持续吸纳社会力量充实帮办队伍,优化服务内容,以实际行动助力老兵安享晚年。

▶

停下来。班长说:“有的阵地前也有。”我们又往上走了30多米,前面又赫然出现一道蛇形铁丝网。这下子,我的脑子“嗡”了一下。我压低声音说:“撤!马上撤!”

我们悄悄退下山坡,找了个树丛躲起来,一动不动——我们才几个人,万一被敌人发现,只有白白牺牲的份。幸好敌人晚上没出来,我们在树丛里猫了两三个小时。待天蒙蒙亮,我们才从大大小小的山头判明营部的具体位置和行进道路。

我们刚进入营救救护所的坑道,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砸了下来。副教导员见我们几个人裤子被撕破,腿上全是血口子,忙问怎么回事。班长抢着说:“怪我,带错了路,差点进了敌人阵地。”我赶紧说:“不能全怪班长,我要是早下决心,也不至于让大家遭这个罪。”了解事情始末,副教导员用力拍拍我肩膀:“遇事不慌,处置果断,好样的!”

说实话,当时我没觉得自已有多勇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把3名战友安全带到目的地。后来有人问我,怎么就判定不能继续往山坡上走?我说,其实就是那天出发的时候,我多看了一眼我方阵地的模样。打仗这事儿,有时多看一眼、多想一步,或许就能救命。

时光荏苒。70多年过去,这把从抗美援朝战场带回来的汤勺,陪了我大半辈子。看到它,我就会想起和战友一起并肩战斗的日子。如今,这把汤勺被静静陈列在干休所的荣誉室,向后来者讲述着永不磨灭的浴血荣光。

(本报特约记者 荣俊运整理)



连日来,广东深圳暴雨如注,防汛形势严峻。图为盐田区沙头角街道武装部、退役军人服务站组织民兵与退役军人红星志愿服务队队员,开展防汛巡查和隐患排查。

杜楚娟摄

一把汤勺见证的胜利

■曾国兴

其实有点忐忑。

我在警卫连挑了两名有经验的老兵,还请了一位朝鲜翻译同行。我们来到山脚下一看,好家伙,山里树高草深,石头缝里都能藏人。在这里搜寻,简直是“大海捞针”。

经与战友和当地村干部商议,我果断改变策略:由搜山改为围困。我们在山下路口设明哨暗哨,24小时盯着,等美军飞行员下山,自投罗网。

果不其然。第三天下午,两名朝鲜民兵押解着一名美军飞行员来到我们驻地。一问,就是那名跳伞的飞行员。事后,科长夸奖我:“小曾同志,你真行啊,没放一枪就把人抓到了。”

我听了直乐。其实哪是我行,都是大家集思广益的功劳。那名飞行员被俘后,一位入伍前做过铁匠的老兵,把收集的敌机残骸熔炼,打成百余把汤勺,分赠战友留念,我也分到一把。大家笑着说,美军耀武扬威的“铁鸟”,成了我们志愿军将士吃饭的餐具,每次吃饭都能咂摸出胜利的滋味。

入朝作战以来,我一直在保卫科工

★ 曾在军旅

在我所在的干休所荣誉室里,陈列着一把铝制小勺。它轻巧、质朴,来历却颇不寻常——它是由美军飞机残骸熔铸而成。每每凝视这件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带回来的战利品,我的思绪便被拉回70多年前硝烟弥漫的战场。

1950年4月,我在第39军116师警卫营担任文化教员,后来被调到师政治部保卫科。10月22日,我随第一批部队入朝作战。异国他乡的烽火岁月中,有两段经历我格外难忘。

1951年6月,部队在朝鲜顺川郡休整。一天上午,我正在田里帮当地百姓除草,望见一架美军飞机拖着黑烟从南边飞过来,摇摇晃晃撞在一个山头上。未及细看,我就被喊到科长面前。

“上级命令我们科去搜山,抓跳伞的美军飞行员。”科长说话直截了当。

“保证完成任务!”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可由于是第一次执行这种任务,我心里